

乌合之众名言

1.
当这样的人出现后，他就成为了群体中最极端的那个，而群体偏偏又最欢迎这样的人。于是，群体越是欢迎，他就越是极端；而他越极端，群众就越是欢迎他。当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领袖的地位。
2.
每一个党派都有着自己的原则，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一定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
3.
当一个人进行辩护的时候，只要留心观察陪审团，就会一直保持着有利的机会。一位好的律师，总是会依靠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从陪审员的面容上领会每句话的效果，然后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4.
普通的犯罪者在案发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否认掉犯罪事实。而群体犯罪者则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却拒绝承认有罪，反而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或是在主持正义，仍然以高昂的情绪来面对指控。
5.
这群乌合之众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它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

6. 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却有类似的本能和情感。情感范畴上杰出人士和凡夫俗子都差不多。大众累加在一起的只有笨拙而不是智慧。群体智力总低于孤立的个人。个人一旦构成群体，智力立即降落。

7. 一位候选人如果想要保证自己取得成功，那么他只有名望是不够的。选民同样具备群体爱走极端的特点，因此就要尽量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这一点来。候选人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够征服选民，同时还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特朗普就靠这个成功了？

8. 群体情绪的夸张也会受到另外一个事实的强化，那就是不论什么样的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就会通过心理暗示和传染过程来加速传播。无论这种感情是赞扬还是诋毁，它所造成的效果就会成倍加强。

9. 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记在心，重复得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10. 尽管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内他们做到了或者几乎做到了，到一个月以后他们却不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无法再次通过考试。他们脑中不断丢失大量过于沉重的知识，而且没有新的知识来填充。他们的思想活力开始衰退，促进成长的才能渐渐干涸，这时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诞生了，但此时的他早已疲惫不堪。结婚过上安定的生活，陷入某种循环，并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他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工作中，尽职尽责，仅此而已。他们最终变为了平庸之辈。

11. 这个民族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缺少的素质。然而我们必须要说，在许多时候，它仍然是乌合之众

，但是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的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禀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12.

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了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是有所醒悟。只是因为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

13.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了，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会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现在的商业大佬是不是都有这种光环？

14.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文明尽管有着许许多多的优点，但却只能对东方民族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民族性格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传统也相差得太大了。

15.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16.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还是会愿意接受传统教育当中所有的弊端，因为尽管它只会培养一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心怀不满的人，但起码，对冗繁知识的肤浅掌握，对成堆教科书的完美背诵，或许可以提高

智力水平。但事实上它真的能提高智力吗？不可能！在生活中，判断力、经验、进取心和个性，这些才是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些都不是书本所能够给予的。书本是可供查询的有用字典，但倘若把这些冗长的词条都装在脑子里，那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17.

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放眼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这也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而不是论证。

18.

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大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情势——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情势。即使有可能使大众接受无神论，这类信心也会表现出宗教感情中所有的偏执狂，他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

19.

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20.

我们在前面曾经研究过，当个人融入群体之后，会产生一段莫名的兴奋期，既为自己的归属感感到欣喜，也为那种潮水般汹涌的口号、宏大的仪式与场面所感动，对此我们可以在拿破仑时代的阅兵式中找到例子。

21.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每届议会之中，都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存在着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议会需要讨论的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领袖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而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22.

一切与民主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违背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就像一条分叉的逆流，最终还是会回到主河道一样，他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一种暂时的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23.

民众往往会把自己潜意识中的希望，寄托在几个似是而非的词语上。有的时候，那些最不明确的词语，引起的反响反而最大。比如说，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搞不清它们究竟在说什么。然而，正是这区区几个词语，却蕴含着神奇的威力，它们被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24.

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由少数人操纵的。我们的文明来自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少，而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群众。

25.

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谁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

26.

单独一个人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上或者道德上。但是，群体则不然，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责任，群体就是道德，群体就是法律，群体的行为自然是合理的。

27.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

28.

构成群体的个人感遭到势不可挡的气力，而勇于宣泄愿望。傻瓜、低能儿、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低微无能的感觉，油升残暴、短暂又巨大的气力。身处群体中，抑制不产生这类动机：法不责众，没必要担责。

29.

想要让它更容易被群体接受，就要对其来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其更加通俗易懂。特别是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以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是根本无法接受的，因此，对它的改造也就来得更加深刻。

30.

不管领袖或权威领导者的人品如何，一旦群体向他效忠，群体就会立刻失去自己的个性，人们因为他的声望和权威顺从于他，不受任何利益、理性和感恩之心的驱使。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绝对的权威和领导力。

31.

在许多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

32.

这样看起来，群体就像是一个睡着了的人，他的理性已经被搁置脑后，只凭形象思维来得到结果，就像是做梦一样，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丧失了思考和推理能力，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就变得十分模糊，甚至于不认为世界上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33.

人们经常说起那家大众剧院，它只演令人压抑的戏剧，散场后，必须保护扮演叛徒的演员，免得他遭到观众的暴打。他所犯的罪行，当然是想象出来的，引起了群众的巨大愤怒。我觉得这是群体精神状态最显著的

表现之一，这清楚地说明，要给他们什么暗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假与真几乎同样奏效。他们明显地表现出真假不分的倾向。

34.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35.

个体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理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36.

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

37.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38.

每个时代总会有某种疯狂的情绪，有的来自于政治，有的来自于宗教，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整部十字军的东征史，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狂热。它所引发出来的群体极端感情，程度之高史无前例，而这种极端感情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则更令人为之悚然。

39.

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就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就会把末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

40.

五花八门的名望总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的名望。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名誉。他可以独立于个人的名望。相反，个人名望基本上为一个人所特有，它可以和名誉、光荣、财富共存，或由此得到加强，不过没有这些东西，它也完全能够存在。

41.

因此，只有群体才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理性的个人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使得他们只会把个人利益当成行动的唯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却绝难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

42.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43.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44.

对于社会整体，即使变革在理论上很完美，很头头是道，也是危险的。因为群体的力量一旦爆发，就很难掌控。只有当变革促使民族的风貌和文化底蕴彻底发生改变时，变革才是有益的。但能拥有这种变革之力的唯有时间。

45.

信徒总是盲目服从偶像的命令。信徒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偶像规定的信条进行讨论。信徒有着狂热的愿望，希望把偶像的信条广加传播。信徒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

46.

群体也许永远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本身，可能就是它力量强大的

秘密之一。在自然界，绝对服从本能的生物，其行为会复杂得让我们不敢相信。理智是人类新近才有的东西，太不完美了，不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更不能替代它。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无意识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理智所占的比例却很小。无意识现在仍作为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

47.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诱惑，也很容易抵制。但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48.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49.

名望是最有力的权利，候选人拉选票应采取瞠目结舌的夸大的许诺，断言法、暗示法、重复法。弄臭对手也用断言法、暗示法、重复法，使人确信对方是无赖。而绝非推理论证反驳。法袍和假发是法官必须的行头，没有这些其权威会折半。

50.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51.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

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52.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像所有群体一样，这种暗示都是来自那些享受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容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一种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53.

人类只有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否则就无法活下去。而这就是诸神、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原因。在五十年之前，科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既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也做不到像幻想一样撒谎。

54.

一件事情，最能打动群体的总是其中最美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那部分。在历史上，表面上的东西比实际的东西作用要大得多，非真实的东西总是压倒真实。但如果对文明作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最美好、最有传奇色彩的东西正是文明的真正支柱。

55.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无论是保持名望也好，博取名望也罢，都需要不断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来作为支持。而在这个过程中，务必要以种种手段来维护名望，假如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则需要强势的舆论、弹压，甚至不惜用最残酷的手段，把它扼杀在苗头阶段。

56.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里面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原因。第一点原因，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第二个原因，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第三个原因，由于报业最近的发展，使得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

57.

在今天这个时代，政府和报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切关注各种意见上，

这已经成为了它们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

58.

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大众眼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震动大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其后果酿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

59.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地遇到了民族这个基本概念。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也曾多次遇到它，现在我们一定会得到最新的认识。那就是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换句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受着某些遗传品质的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60.

群体永远都在渴望着强权。他们喜欢的英雄，要永远像凯撒一样威严而残酷。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甚至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

61.

群体往往还会夸大他们在某方面的感情。这使得他们开始信奉原始人的热情，信奉英雄主义，而这些东西在一个理性个体身上是绝对没有的。群体埋葬了所有的怀疑精神与独立意识，他们只臣服于激烈的言辞、虚假的形象！正因为如此，群体才会为自己创立偶像，塑造英雄。

62.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都必须遵循以下两点原则。第一：采取的形式必须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第二，一定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只需要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就足够了。

63.

把这些现实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名望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阻止人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某个人或某件事是对是错无所谓，人们只认名望，也只屈服于名望。

64.

信仰的力量在人类所有的一切力量中最为巨大和有力。信仰一旦与人群相遇，便爆发出难以估量的伟力和魅力。人群中的信仰只受感性的鼓动，理性此时退居一旁，不敢哨声，不敢发表内心真实意见。

65.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66.

从历史看，没有多少权威引领者能做到领先民意或超越时代，多数情况下，群体最后的选择只是为了顺应民意，但此种情况下，很少有人去考虑这个选择的后果，疯狂的行为和错误的决定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

67.

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最终都将沦为他们的牺牲品。

68.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即使到了现代，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时有耳闻。在某个大众剧院中，剧院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入情绪低沉的戏，就不得不保护那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以免他受到那些义愤填膺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叛徒的罪恶不过是剧作家想象的产物。

69.

第一类手段是断言法，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我们在前文说过，群体是最极端的，他们很容易陷入偏激的情绪之中。而不负责任、不经调查的断言，往往代表了最极端的说法。它不容置疑，言之凿凿，很容易在群体之中产生影响。

70.

喋喋不休说最离谱的大话，永久对领袖有益。伟大领袖头脑狭隘使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也死头脑最偏狭的。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不断重复。

71.

当时间做完即创造性的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仙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他的魔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它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72.

尽管群体经常会放纵自己的低劣本能，做出道德败坏的事情来，但是也会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假如我们把不计名利、绝对服从、勇于献身真实或虚假的理想算成美德，那么毫无疑问，群体必定是最具备这种美德的人。

73.

个人进入群体后，发生质变的不只是行为。在完全失去独立性前，甚至思想感情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至于守财奴挥金如土，怀疑论者变成了信徒，老实人变成了罪犯，懦夫变得勇敢。

74.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75.

一个极端狭隘的头脑，再加上坚定不移的强烈信念，是一个人获得权力最基本的条件。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因为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样的人物。

76.

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

77.

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没办法对它做什么改变，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

78.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那些伟大的人，那些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以及那些使徒和民众领袖，所有的那些真诚而又有强烈的信念的人，总是要比那些只会否定、批判或者麻木不仁的人有更大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79.

事实上，假如我们尝试着对一种文明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乃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而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80.

当心理学家对群体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发现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之后，往往就会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部分，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

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

本文链接：<https://duanjuziku.com/duanjuzi/y1gkb8tk26.html>